

沙士十周年

# 撫平悲痛 重投社會 康復者助人自助步出陰霾

沙士疫症已發生10年，但不少沙士康復者長期活在夢魘中，承受着健康被蠶食、精神被困擾、工作能力減弱的痛苦。香港沙士互助會會長林志釉原被確診為沙士感染個案，接受重劑量類固醇的「吃人」療程，身心受損；豈料出院後不僅失去工作，且覆診期間證實並非沙士感染者，慘受雙重打擊；直至他參與創立香港沙士互助會，義務幫助沙士康復者重投社會，在貢獻自己的過程中，漸漸掙脫過往不愉快經歷，走出陰霾，找回人生。

林志釉在2003年4月中因發燒、咳嗽，前往聯合醫院急症室求醫，需留院兩天觀察；其後發現發燒持續，肺功能受損，被衛生署確診為沙士病毒感染個案，轉送伊利沙伯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林志釉回憶這段痛苦的歲月，眼神滲出憂傷地說：「我住在一個3至4人的病房，每日都要吊藥水，一支支涼冰冰的液劑注入體內，又要口服藥丸，當時心情很沉重，很擔心，身體狀況更迅速轉弱。」

經過治療，他的病情好轉，3星期後出院。不過，在治療過程中持續接受高劑量類固醇等抗病毒藥物，導致沙士病人愈後出現各種後遺症，如骨枯、關節痛、腳痛、腰痛等等。林志釉出院後便終日感到身體乏力、肌肉軟弱、容易氣喘等；後來他兼職教書時，更經常需要停頓講課來喘氣。

## 律師被誤診痛失飯碗

發生在他身上的不幸事情並沒有停止，他原本是一位律師，出院後不久卻被公司開除。同期，在一次覆診中，醫生告訴他體內沒有沙士抗體；換言之，他並不是沙士病毒感染者，這個消息令他愕然不已。面對失業和醫療失誤的雙重打擊，他一度跌入人生谷底，情緒低落，徬徨迷失。他傷感地說：「當時香港經濟不好，失去工作，又要供樓，確實很擔心。」

遇上沙士，他承認自己倒霉，不過，2003年7月何兆煒醫生發信邀請沙士康復者組建「香港沙士互助會」，他一口就答應，「我有幸走出病房，延續生命，雖然沙士將自己的人生折磨得支離破碎，但對我的生觀也帶來啟發，希望幫助別人走出痛苦的陰霾，重拾生命的意義。」結果，在貢獻自己的過程中，他不單幫助了別人，也為自己帶來正能量，後來更自己開律師行，重新投入法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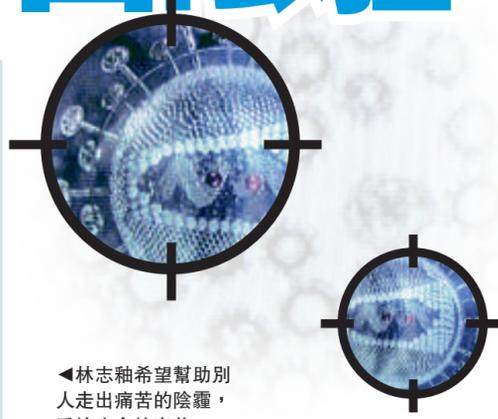
## 年輕工程師谷底爬起

沙士互助會副會長胡建基是一位工程師，亦是沙士康復者。他是淘大花園居民，當年3月24日感到發燒；26日傍晚，淘大花園證實爆發社區感染，他立即前往聯合醫院，發覺高達一半的急症室病人都是該屋苑居民。由於他一邊肺被照出受損，需留院觀察，豈料兩天後，另一邊肺功能也遭到破壞，他感到很驚慌；加上，眼看身邊的病人一個又一個地送往深切治療，有些最後被診斷死亡。

他憶述死過翻生的經歷說：「有一晚半夜時分，突然一批穿着保護衣物的醫生圍在我的床邊，情景很嚇人，還診斷我出現溶血病狀，我還以為死定了，但結果卻活下來，一個月後正式出院。」

沙士病後，胡建基的身體很差，尤其是腳關節痛楚不堪，出現骨枯，只有廿歲的他走路需拿手杖長達半年，那時，他每日都要前往醫院，不是看骨科、做物理治療，就是看心理醫生，情緒跌到人生的最低點。

胡建基說：「當時自己的情緒很低落，極度仇視政府，因為當時特首董建華在沙士爆發初期，竟然隱瞞事實，對外說香港沒有肺炎，令市民對沙士掉以輕心。」不過，他在香港沙士互助會中經常為會員籌辦活動，與會員分享感受，聽取其心聲，同時也紓解了自己的情緒，學會正面地回憶和接受這段過去。



▲林志釉希望幫助別人走出痛苦的陰霾，重拾生命的意義

## 後遺症伴隨終生 支援承諾未兌現

香港沙士互助會於2003年12月正式成立，現有會員314人，當年沙士感染人數多達1,755人，香港沙士互助會會長林志釉相信仍有不少沙士病人活在黑暗中，不敢現身。另外，當年政府提出持續關懷和支援病人的承諾，今日卻未有全部兌現，該會收到愈來愈多會員的投訴，指責當局拒絕免費治療沙士後遺症，求助無門。

目前會員只得300多人，相對當年1,700多名的沙士感染者人數，不足1/5，林志釉表示，能夠有數百名康復者願意站出來，已是很大鼓舞了；其餘有關人士不願意接觸該會，反映不少沙士康復者仍受到這段惡劣經歷所困擾，不敢與人分享。

他說，香港沙士互助會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藉着這個組織幫助沙士康復者重投正常的生活，透過舉辦攝影、旅行、教育講座等等康樂活動，為會員提供一個訴苦渠道，分享彼此的感受，紓解鬱結。

他分享感受說：「多年來自己投入會務，從救贖的使命助人助己，既增強內心的正能量，又可忘記沙士的痛苦經歷，有助走出沙士的陰霾。」

另外，由於沙士治療引發各種後遺症，影響一生，大部分康復者需要長期覆診；2003年10月政府成立「沙士（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信託基金」，派發藍卡，承諾為沙士病故者的家庭和沙士康復者提供特別恩恤金或經濟援助，以及為因沙士感染而令身心出現機能失調的康復者提供醫療支援。

## 多人投訴不再獲補助

過去10年，「沙士信託基金」曾向637名患者批出援助，迄今已減至140人，由於沙士及相關治療所引起的後遺症不少是影響終生，香港沙士互助會奇怪援助個案快速減少，正嘗試找出其中原因的同時，卻收到愈來愈多的投訴個案。林志釉指出，投訴主要涉及醫生評估康復者的一些病狀與沙士無關，認為不屬後遺症，不能再獲取免費醫療的補助。

林志釉續說，沙士康復者的後遺症是因接受沙士治療而引起，一直醫治了7至8年，現在醫生忽然說有關病症與沙士無關，這令康復者覺得政府不想履行當年的承諾。香港沙士互助會副會長胡建基指出，目前只由醫生單方面評估沙士康復者的病狀是否沙士後遺症的做法並不公平，建議評估由病人與醫生雙方同意。再者，一些後遺症影響病人一生，若未能獲得免費治療，醫療費將成為沙士康復者的沉重負擔。

## 2/3人賤賣物業 決搬離傷心地

淘大花園2003年爆發沙士社區感染，整個屋苑遭封鎖，居民被隔離，商舖關門，仿如死城，樓市買賣零交易，導致樓價直插水，單位價格由原本150、160萬元下降至60萬元，即使沙士疫潮退卻，屋苑也進行大規模改善環境及衛生工程，但2/3居民仍索性賤賣物業，離開這片傷心地。

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主席葉興國指出，沙士疫症後，淘大花園進行更新工程，不但更換U型喉管，且將外牆灰黑黑的細磚改成耀目的橙紅牆磚

，讓人產生開心的感覺；而商場方也設計成歐陸式風情，如2樓建造露天食肆，路牌重新製造，加設花園，種植樹木，展現與沙士之前截然不同的全新面貌。可是，不管屋苑如何美輪美奐，經歷疫症的居民卻仍心有餘悸，不少人索性賤賣物業遷往他區，希望盡快忘記這場慘痛經歷。葉興國說，淘大花園樓價近年已回升合理市價，但之前已有約2/3居民等不及物業升值而遷離，即使仍留下的舊居民，亦大都都不想重談當日的慘痛經歷。



▶沙士一疫後，不少居民索性賤賣物業，離開這片傷心地

## 居民憶淘大E座封樓

# 「呼救聲哭叫聲不絕」

「淘大花園E座」，一個港人刻骨銘心的地方名。它是沙士疫潮中區爆發的焦點，2003年3月31日政府下令淘大花園實施隔離10天，隨即封鎖該大廈；翌日早上，政府派員抵達現場，與居民發生數小時擾攘，一聲聲救命聲、兒童哭叫聲，從大廈高處傳下來，居民情緒近乎歇斯底里，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主席葉興國講述回憶10年前沙士的傷心經歷。

原本整棟淘大花園E座共有246戶，約700多人，最初，E座居民只知道多名鄰居病倒留醫，沒想過事件會變成一場驚世疫情。當日政府下令要封鎖E座，居民的反響、投訴如架飛至葉興國耳中。

身為業主委員會主席的葉興國只屬義務性質，沙士爆發初期，他出入E座無數次，會見居民聽取投訴，安撫居民解釋情況。他稱：「其實那時人人都在害怕，沒想過自己當個義工也要冒生命危險。」

那時，政府要求什麼，管理處只能盡量配合。政府要求清洗淘大花園共19棟大樓，身為主席亦要執起地拖進行清潔工作。他說：「我

們只有十幾名清潔工人，外面無人願意進入淘大。我，以及幾名管理公司的經理都到親身去清潔。」

清潔過後，政府還是下令要封鎖E座全棟大廈，當日E座地下鄰近的商場出入口亦被警方圍封，大廈通往花園平台的出口亦要被封閉。事隔10年，葉興國再到那個平台上，當日的情况仍然歷歷在目。

E座通往花園平台的大鐵門被政府用封條打上一個「大交叉」，嚴禁出入。如果站在平台上，就能看到E座低層的情況，聽到住宅的聲音。在下令封鎖E座那天，有無知的小童探頭往窗外望，但有更多的小孩哭泣聲，亦有成人在家中歇斯底里地不斷向窗外大叫救命。葉興國當日看着一切發生，心內有無盡的傷感。

在那年的4月1日愚人節，政府下達不是開玩笑的命令，E座居民一律強制遷出隔離。家中無人染病的，闖家遷往鯉魚門度假村，有家庭成員患病的則去麥理浩夫人度假村。葉興國說：「看到居民不服要被隔離，與政府人員擾攘幾小時，最後居民被一車一車地送走，我當

日心情很沉重。」葉興國說。

居民離開淘大花園，葉興國仍然要處理出自度假村的投訴。他穿上一身防護衣物進入度假村，同行的醫療人員，都要他與居民保持距離，但居民知道他來，便將他包圍大吐苦水，投訴度假村廁所及個人衛生設施不足。他只好一一向政府反映，政府也一一處理。

對於封樓隔離，葉興國稱：「我是贊成封樓的，如果政府早些封鎖E座，沙士感染人數可能減少。至於封樓是否正確決定，就留待歷史去評價。」

經過沙士一役，淘大花園設施全面提升，各大樓都加設「生化消毒淨化」設備，如地下升降機大堂加設空氣淨化機、天台水箱都有納米淨水設備、消毒手液等。管理處又定期開辦健康衛生講座。

現在回想沙士經歷，葉興國說：「居民都吸收教訓，對疫病警覺性敏銳。如近日有新沙士出現，居民反問管理處是否再要做些措施。其實，我們已訂定不同級別的對應措施，即使新沙士來襲，我們亦有信心，有能力面對。」



▲葉興國指E座被封鎖後，一聲聲救命聲、兒童哭叫聲，從大廈高處傳下來，居民情緒近乎歇斯底里

本報記者 譚月兒 梁康然 林曉晴(文) 林少權(圖)